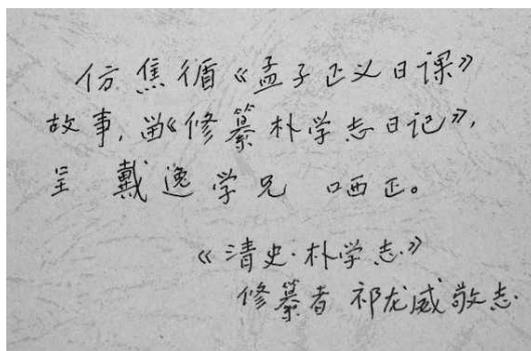


清史纂修

编者按：祁龙威，扬州大学教授，年届九旬，是我国老一辈著名史学家。2004年起，主持《清史·典志·朴学志》项目，呕心沥血，六届寒暑，笔耕不辍，精心架构《朴学志》，亲自撰定“概述”和“小学篇”之外，完成全书的整合统稿，为新修《清史》贡献出一部佳作。在编撰过程中，还撰写了三万余字的《编纂〈清史·朴学志〉日记》，刊于《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六辑，2011年由广陵书社出版。江苏省常熟市档案局原局长沈秋农先生在品读祁先生的工作日记后，感慨良多，欣然命笔，成《壮心不已成大著》一文。今将二文发表，以飨读者，并与《清史》同仁阅读共勉。



修纂《清史·朴学志》日记

祁龙威

二〇〇四年

七月五日

国家清史编委会典志组电话告知，申报《清史·朴学志》立项已获准。斯事体大，衰年未学，不胜此任，当努力为之。

阅邵晋涵《南江文钞》。

《续修四库全书》据清道光十二年胡敬刻本影印。凡十二卷。卷十二为《四库书提要稿》，晋涵在四库馆时所撰也。从《史记》，至《明史》。以《四库提要》与之对勘，有全采用者，有小加增删者。《隋书》之后，列目无文。

七月六日

续以《四库提要》校《南江文钞》。

七月七日

阅《南江文钞》卷八，《与程鱼门书》、《与吴农园书》、《与朱笥河学士书》（一二三），均言撰《尔雅正义》的艰苦经过。

七月八日

清史典志组郭成康组长电话，《朴学志》已立项，进入签订合同阶段。

七月十一日

起草《清史·朴学志》凡例。

七月十三日

成立项目组。快递公司送来合同文本，签字。组成《清史·朴学志》项目组，祁龙威负责，成员田汉云、陈文和。张连生任秘书。报北京，抄报单位。

七月十四日

扬大校长郭荣在合同文本盖章。与郭成康同志通电话，告以连生夜车入京，送合同及经费预算。

【收稿日期】2011-10-15

【作者简介】祁龙威（1922—），男，扬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扬州 225000

七月十八日
连生自北京归。

七月十九日
修改《清史·朴学志》凡例。

七月二十一日
始阅顾炎武《日知录》。

七月二十九日
收到国家清史领导小组办公室所寄《朴学志》项目组负责人聘约合同，规定任务和报酬。签名盖章后，交连生寄回清史办。告知汉云、文和。辑《日知录》，《说文》等条。

八月四日
国家清史编委会戴逸主任电话商谈撰《朴学志》诸事。突出主流，分定篇目。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定内容与体例。始写“绪论”即“概述”，总叙一代朴学的兴起、鼎盛、衰落及蜕变，分清初、乾嘉及晚清三期。拟以“绪论”的第一段叙清初顾炎武、阎若璩创始一代朴学，作为全志样稿，备讨论。

八月九日
项目组商定撰写分工：祁龙威写“绪论”、《小学篇》；田汉云写《经解篇》、《诸子篇》；陈文和写《金石篇》、《目录篇》、《校勘与辑佚篇》；张连生写《考史与释地篇》。另约请朱家生副教授写《天算篇》。要求八月底各自拟定提纲。

八月十日
拟《朴学志·绪论》提纲。

八月十一日
与朱家生同志商谈写《天算篇》事。

八月十四日
拟《朴学志·绪论》提纲毕。

八月十五日
拟《小学篇》提纲。

八月十六日
汉云来，商拟《经解篇》、《诸子篇》提纲。

八月十七日
续写《小学篇》提纲。第一章《尔雅学》，第二章《说文学》，第三章《声韵学》。

八月十九日
与连生商拟《考史》提纲。

八月二十日
文和来，商拟《金石》、《目录》、《校勘与辑佚》诸篇提纲。

八月二十三日
递报告于校党委，为《清史·朴学志》工程已启动也。收到清史办下达的第一年度经费十万零五千元。（后不悉记。）

八月三十一日
收缴提纲。未交齐。

九月一日
郭成康同志来电话，指导工作。

九月二日
寄典志组以《朴学志》凡例及部分提纲。

九月四日
项目组会议，回顾八月份工作，部署九、十月工作。抓进度。

九月五日
始写前人对清朴学的研究述评。项目组分工：我写建国前；汉云写建国后；文和写对史料的整理与出版。

九月十日
续写前作，日数百字不间断。从评述《汉学师承记》到评介胡适的有关论文。

九月十六日
感冒甚剧，坚持续写前作。

九月二十五日
续写前人对清朴学史研究的述评，始评章炳麟《馥书·清儒》。

十月二日
评太炎先生《清儒》毕。此文阐明，清代朴学的主流是惠戴之学。

十月四日
始评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此书写清朴学的横切面。

十月七日
始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此书写清朴学的纵线。梁氏两书表明，一纵一横是写清朴学史的最好方法。

十月十三日
写前人对清朴学史的研究述评毕。此文后辑入《龙威读书录》（广陵书社2010年3月版）。其结尾云“近世学人以论清朴学史而名家者众，其最著影响者厥唯章、

梁、胡三大师。章炳麟撰《诂书·清儒》，朴学的源流及其特点明；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朴学史一纵一横的方法明；胡适发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论文，朴学的科学性质及其价值明。”此文实为修纂《清史·朴学志》奠基。

十月十五日

阅《洪亮吉集》，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本，录其有关清初及乾嘉朴学之兴起与鼎盛之评述云：“……迨我国家之兴，而朴学始辈出，顾处士炎武、阎徵君若璩首为之倡，然夙窆未尽辟也。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余年，鸿伟傀特之儒接踵而见，惠徵君栋、戴编修震，其学识始足方驾古人。”（《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九《邵学士家传》）按，戴震未授编修？

洪氏评述清初及乾嘉的藏书家云“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为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板片，注其错讹，是谓校讎家，如卢学士文弼、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蒐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匱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唐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记刻书的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实价，眼别真贋，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北江诗话》卷三）

十月十七日

阅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中华书局本。

录解题：张之洞督粤时，开广雅书院以课士，名其堂曰“无邪”。朱一新曾主斯院，辑与诸生问答之辞为五卷。

录其指摘汉学家之言二则：

其一，《国朝学案小识》书后。汉学家之言曰“训诂名物，治经之途径，未有入室而不由径者。”其言良有功于经学。第终身徘徊

门径之间，而不一窥宫墙之美富，揆诸古人小学、大学之教，夫岂其然。

其二，俞恩荣问“相人偶为仁。”答：阮文达此言恐是误读郑注。郑注《中庸》云：“仁，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郑注“读如”之例与《说文》不同。《说文》字书，其所举者制字之本义。故“读如”之字，往往义寓于声，可寻声以得义。郑注乃训诂之书，凡“读如”者皆拟其音，非释其义。义则别有训释以明之。段懋堂《周礼郑读考》所立三例至确。

十月二十六日

与连生商改《释地》提纲。

十月二十七日

与文和商改《金石》、《目录》提纲。郭成康同志电话，典志组拟于十二月在扬州开会，统一规格。即允诺承办。

十月三十日

收到国家清史编委会所颁银行卡，月支项目组负责人津贴税后八千余元。即约定分与组员田汉云、陈文和两位各贰千伍百元，自留三千元。每季度给张连生劳务费伍千元，在经费内支付。（后不再记，另有收据存档。）

十一月二日

至市工商银行，第一次领取津贴，按约分给汉云、文和。

十一月四日

要求全组于本月二十日前，完成清朴学史研究综述。

十一月七日

阅刘师培《读书随笔》。

十一月九日

阅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所论为小学。第二十四课论四声，据顾炎武《音论》，谓“四声之说起于永明，定于梁、陈之间。”“试即古代言四声之书考之”，所列书七种，两种见《南史》，四种据《隋书·经籍志》，惟最后一种《四声等字》据钱曾《读书敏求记》，不知撰人姓名，亦不详卷数。龙威按，《四声等字》乃《四声等子》之异名，系宋时等韵书之一，非南朝人四声书也。刘氏于《读书随笔》中曾言元刘鉴《切韵指南》创十六摄，“摄”之名始此。其实已见于《四声等

子》。又按，《四声等子》一卷，有《咫进斋丛书》等刊本。

十一月十日

典志组电话，决定下月来扬，开天文、地理等六项目的座谈会，交流样稿。

十一月十一日

典志组电话，确定会议时间、人数及伙食标准，即请市委宣传部赵昌智部长，代预订新世纪大酒店。

十一月十二日

典志组电话，调整会议内容，改为《朴学志》一家的座谈会，规模不变。

十一月十九日

写《朴学志·绪论》第一段，顾、阎创始清代朴学，备会议讨论“样稿”。

十一月二十日

续写“样稿”。

十一月二十一日

写“样稿”近三千字成。先释“朴学”，一名“汉学”，又称“考据学”；再述顾炎武、阎若璩创清朴学。

十一月二十六日

典志组郭成康组长偕林乾教授从北京来，商谈下月座谈会事宜。当面上交“凡例”、“提纲”、“样稿”及部分“研究述评”。与汉云、文和同商谈，督进度。当晚，郭、林二教授夜车返京。

十二月一日

阅周祖谟前辈《问学集》。中华书局版。上下册。摘录以下诸文：《陈澧切韵考辨误》、《尔雅之作者及其成书之年代》、《重印雅学考跋》、《方言校笺序》、《许慎及其说文解字》、《论段氏说文解字注》、《书刘熙释名后》、《读王氏广雅疏证手稿后记》、《广韵校本序》。

十二月五日

阅台湾林庆彰教授《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天津出版社印行。

十二月十六日

与毓清移住新世纪大酒店。来新夏教授夫妇、汤志钧研究员夫妇等先后到。

十二月十七日

《朴学志》座谈会。上午，成崇德、郭成康、陈其泰、王俊义、黄爱平、姜涛等从北京

来。即与郭君商定会议日程。午后，《清史·朴学志》座谈会开会。

致词：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深恐衰年末学，难胜此重任，故向各专家竭诚求助。当与项目组同仁鞠躬尽瘁。

扬州大学党委书记范明、中共扬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昌智，分别致词，表示支持。

国家清史编委会副主任成崇德传达戴逸主任对到会专家的问候。摄影。

对《朴学志》样稿进行审议。

十二月十八日

竟日审议“样稿”。午后四时，郭成康组长作小结：通过“样稿”。不写泛论汉宋的“学术志”，而是专叙以考据为中心的“朴学志”。夜，与来新夏、汤志钧二老友等话别，致谢忱。

十二月二十六日

始阅惠栋《松崖文钞》。《续修四库全书》据刘世珩校刊《聚学轩丛书》第二集本影印。其书实萧穆所辑，分二卷以符栋行状所言之数。

栋倡导治经必由汉学，见以下诸文：

《九经古义述首》：“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

《易汉学自序》：“六经定于孔子，毁于秦，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礼》、《公羊》犹存毛、郑、何三家。《春秋》为杜氏所乱，《尚书》为伪孔所乱，《易经》为王氏所乱。杜氏虽有更定，大校同于贾、服。伪孔氏则杂采马、王之说。汉学虽亡而未尽亡也。惟王辅嗣以假象说《易》，根本黄老，而汉经师之义荡然无复有存者矣。”“栋曾王父朴庵先生尝悯汉学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载者参众说而为之传，天、崇之际，遭乱散佚，以其说口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子，于是成《易说》六卷，又尝欲别撰汉经师说《易》之源流而未暇也。栋趋庭之际，习闻余论，左右采获，成书七卷，自孟长卿以下，五家之《易》，异流同源，其说略备

……庶后之思汉学者，犹知取证。”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与连生商定经费报销原则：专款专用，公私分明，节约。阅杭世骏《道古堂集》。《续修四库全书》据原刻本影印。录其史学诸有关函件。《与江慎修书》：“仆近为《读史匡谬》一书，凡后史证前史之非者都为一例。”《与张曦亮书》：“比读陈寿三《志》，窃怪裴世期之《集注》尚有缺焉。因更广采异闻，以增益其所未备。”《古文尚书疏证跋》。《阎若璩传》。

十二月三十日

汤志钧兄寄赠所著《庄存与年谱》。

二〇〇五年

元月一日

与文和商拟《校勘与辑佚》提纲。

一月三日

摘抄《戴震全书》。（关于治经方法论。）
黄山书社本。

《东原文集》。

《古经解钩沉序》：“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又况古人之小学亡而后有故训，故训之法亡，流而为凿空。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试诂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今仲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之惠君定宇，惠君与予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也。”

《六书音均表序》：“许叔重之论‘假借’曰‘本无其字，依声托字。’夫六经字多假

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故训音声相为表里。故训明，六经乃可明。后儒语言文字未知，而轻凭臆解以诬圣乱经，吾惧焉。段君又有《诗经小学》、《书经小学》、《说文考证》、《十七部古韵表》等书，将继是而出，视逃其难相与凿空者，于治经孰得孰失也。”

《重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序 “自宋以来，学者于小学不讲。”

《戴东原先生文·与某书》：“汉儒训诂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

《戴氏杂录·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前九年，震自京师南还，始觐先生于扬之都转盐运使司署内。……明年，则闻先生已歿于家。今徒拜观先生遗像曰‘授经图’者。盖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霾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训故，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训故。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训故，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训故、理义二之，是训故非以明理义，则训故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

一月十日

以上月座谈录音记录及修改后的“样稿”
寄典志组。连生校对甚细密。

一月十一日

阅王鸣盛《西庄始存稿》。《续修四库全书》据清乾隆三十年刻本影印。

卷二十四，《古经解钩沉序》言惠戴之学的区别云：“吾交天下士，得通经者二人：吴郡惠定宇，歙州戴东原也。间与东原从容语：‘子之学于定宇何如？’东原曰‘不同，定宇

求古，吾求是。’嘻，东原虽自命不同，究之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无是者也。”

《诗经叶韵参补序》谈“叶音”云“夫‘叶韵’也者，六朝人谓‘协句’，小颜注《汉书》谓之‘合韵’。曰叶曰协曰合，一也。其言本无病也，病在不以叶音为本音，而以为《诗》中自有叶音耳。……然自当《唐韵》盛行之时，赖才老之讲明，而世始知有古音，递相推衍，至顾氏而始无遗恨，是考古之功，实自才老始。”

一月十四日

与汉云讨论，治清朴学必读清朴学家原著，“采铜于山”。

一月三十一日

阅王昶《春融堂集》。录其论惠戴之学。

卷五十五，《惠定宇先生墓志铭》：“呜呼！自孔贾奉敕作《正义》，而汉魏六朝老师宿儒专门名家之说并废。又近时吴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时文倡导学者而经术益衰。先生生数千载后，耽思旁讯，探古训不传之秘，以求圣贤之微言大义，于是吴江沈君彤、长洲余君萧客、朱君楷、江君声等先后羽翼之。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发之，可谓豪杰之士矣！”

《江慎修先生墓志铭》：“予友休宁戴君东原，所谓通天地人之儒也。尝自述其学术，实本之江慎修先生。”

《戴东原先生墓志铭》：“元和惠先生栋，三世传经，其学信而好古，于荀虞之《易》，郑、孔之《礼》，何休《春秋》，旁搜广摭，发明古义。东原见于扬州，交相推重也。”

《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墓志铭》：“惠君三世传经，其学必求之《十三经注疏》暨《方言》、《释名》诸书，而一决于许氏《说文》，以洗宋元来庸熟鄙陋。君推而广之，错综贯串，更多前贤未到之处。”

二月二日

郭成康组长电话，根据戴逸主任意见，将提前交稿计划，商修改部分合同。旋收到典志组《通报》第七期，上刊戴公讲话。不再实行先交长编，再交志稿。改为分阶段志稿、长编一起交。即向项目组同仁传达。

二月三日

阅程晋芳《勉行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据清嘉庆二十五年刻本影印。

录其评惠氏汉学泥古诸作：

卷一，《正学论》（四）：

“古之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古之学者由音释训诂之微，渐臻于诗书礼乐广大高明之域；今之学者琐琐章句，至老死不休，何雅俗大小之不同也。且海内儒家昌言汉学者几四十年矣，其大旨谓唐以前书皆寸珠尺璧，无一不可贵，由唐以推之汉，由汉以溯之周秦，而九经史汉注疏为之根本，宋以后可置勿论也。呜呼！为宋学者未尝弃汉唐也，为汉学者独可弃宋元以降乎！”

卷五《周易述跋》：

“近者汉学之盛，倡于定宇，谓《易》有五家：汉、魏、晋、唐、宋，惟汉《易》用师法得其传。不知辅嗣微言，不同于解《老》。凡定宇所尸祝者皆辅嗣既拔之云雾也。……然此采辑颇博，足资搜讨。如以《易》之正道在是，则入于幽谷不复出矣。”

二月八日

农历甲申除夕，始写《朴学志·绪论》第二段，论述乾嘉惠戴之学。

二月十九日

打印《朴学志·绪论》（二）。

二月二十八日

郭成康组长电话，商定于三月十五日、十六日，在扬州开“朴学”、“西学”、“思潮”三志座谈会，讨论统一体例与避免交错问题。

《西学志》负责人熊月之教授，《思潮志》负责人周积明教授，《朴学志》负责人祁龙威。地点：扬州大学虹桥宾馆。

三月四日

与朱家生同志商改《天算篇》。

三月十日

戴逸主任要求“突出重点”。戴逸主任对送审的《朴学志》大纲作了批示。他以《经解篇》叙《易》学突出胡渭、惠栋、焦循的创造，叙《礼》学突出凌廷堪、孙诒让的成果为例，要求突出重点，删繁就简，去芜存菁。

三月十五日

三志座谈会。三志同仁开会，熊月之同志

因公请假，派代表列席。郭成康组长主持。祁龙威发言汇报《朴学志》“以学为主”，以区别于“以人为本”的《儒林传》和“以书为主”的《艺文志》。以“概述”为纲，按清初、乾嘉、晚清三期，总叙一代朴学的兴起、鼎盛、衰落与蜕变的脉络。本着以经学为中心带动其他诸学的体系，分为《经解》、《小学》、《史地》、《诸子》等若干篇，各有小序引出其成果与经验。每篇又按内容需要分若干章，如《小学篇》由《尔雅学》、《说文学》、《声韵学》三章组成。座谈勾画出《朴学志》的雏形。

三月十六日

上午，座谈处理三志交错问题。午后，项目组开会，学习戴逸主任于三月十日对《朴学志》写的意见，要求发扬清朴学的科学性，也指出其局限性，总结经验，供后人借鉴。

三月二十三日（在香港）

阅周祖谟前辈为《大百科全书》写的《汉语训诂学》。

三月三十日

与郭成康同志通电话。寄项目组诸君信，促写作。

四月四日

始写《朴学志·概述》第三段，论述晚清朴学的衰落与蜕变。

四月九日

《朴学志·概述》（三）脱稿。

四月十一日

将《朴学志·概述》三段合一，从头整理加工。

四月十八日

“概述”完稿。《朴学志·概述》上中下三段合篇完成。加注。此稿始撰于扬州，完稿于香港。

四月二十五日

寄《朴学志·概述》稿于扬州，付连生打印。（五月，有澳洲之行）

六月一日

与汉云、文和通电话，抓写《朴学志》进度。

六月三日

从香港寄《朴学志·概述》稿与北京清

史典志组。

六月十五日

与郭成康同志通电话，知已收到《朴学志·概述》稿。向其报告将于十九日返扬州。

六月二十三日

阅《惜抱尺牍》。《丛书集成续编》本。凡八卷。

录其讥“汉学”琐碎者。卷五，《与陈硕士》：“惠氏《左传补注》亦自见读书精密处，特嫌其所举太碎小。近世为汉人学者率有斯病。愚意不喜之，觉殊不能逮顾亭林也。”

录其诋薄戴震言义理者。卷六，《与陈硕士》：“戴东原言考证岂不佳，而欲言义理以夺洛闽之席，可谓愚妄，不自量之甚矣！”

六月二十五日

阅《复初堂文集》。凡三十五卷，《续修四库全书》据清李彦章校刻本影印。翁方纲不薄考据，但谓考据是为义理，为考据者不当背程朱。见以下诸作。

卷六，《自题校勘诸经图后》：

“考订之学何以专系之经也？曰：考订为义理也。其不涉义理者亦有时入考订，要之以义理为主也。学者束发受书，则由程朱以仰窥圣经。及其后见闻稍广而渐自外于程朱而警末者也。是亦因宋后诸家专务析理，反置《说文》、《尔雅》诸书不省，有以激成之。吾今既知朴学有益，博综考订，勿蹈宋后诸家之弊，则得之矣。而岂敢转执考订以畔正路乎！”

卷十二，《送卢抱经南归序》：

“予尝自谓抱经校雠之精，用力之笃，惟予知之最详……然予不惟君之精且博是叹，而独叹其弗畔于朱子也。凡校雠家之精且博者皆在南宋，而论乐律如西山，诂字义如北溪，胥于朱门发之。今之学者稍窥汉人匡际，辄薄宋儒为迂腐，甚者且专以攻击程朱为事。虞道园有言，此特文其猖狂不学以欺人而已矣。抱经题跋诸篇，谓世人于朱子因一二未安，而遂并议其全。又于妄生诋如郭宗昌者则昌言排之。宜其校正古今，虚心矜慎，而不蹈流俗之弊也。”

翁氏反对考据家总结前人条例。见下文。

卷十六，《书金坛段氏汉读考后》：

“治经之道，其最宜慎者，缺疑也。其最不宜蹈者，改字也。盱江李氏曰‘郑康成未尝改字。’此后人重康成之勤于诸经，不欲以改字目之也。然而孔氏《诗疏》云‘《毛传》未尝改字。’此一语即以显白郑改字矣。盖当东汉时，师承既非一家，传写亦非一本，其间岂无扶柱须整比者，是以郑君注释时间或有所订正，实亦出于不得已也。今金坛段氏为之发例，一曰读如读若，二曰读为读曰，三曰当为。不知郑君昔时果森然起例若斯欤？抑郑未有例而段氏代为举例欤？……段君之说曰：欲以明圣人之道也。段君试思，今何时乎？今之时非犹郑康成所际师承杂出之时也。士生今日，上承钦定诸经义疏，炳焉如日中天。又下承程朱大儒经义明析之后。即或宋诸儒不甚留意古训故之书，偶有未及详核者，惟当博综汉学以融合之，岂宜复举郑君改字之弊以著为例乎？……是以愚意奉劝善为学者，当博考古今诸家而一以勿畔程朱为职志。”

六月二十三日

收缴《朴学志》本阶段稿件。

七月一日

与文和商改《校勘》篇。商定不以近人归纳的“四校”法，套清儒校勘成果，改为从清儒的校勘经验，总结出“四校”法，即改“以论带史”的写法为“论从史出”。

七月六日

与汉云商改《诸子篇》。商定不写泛论子书思想内容等的“诸子学”，改为专叙清儒对子书考证成果的“诸子考”。于先秦，写《荀子考》（儒家）、《庄子考》（道家）、《韩非子考》（法家）、《墨子考》（墨家）；于西汉，写《淮南子考》。余列目附焉。

七月九日

阅王力教授《中国语言学史》。其中一节论“等韵”。

七月二十一日

整理《朴学志·概述》的资料长编。

七月二十五日

始写《小学篇》的第一章《尔雅学》。读邵晋涵《尔雅正义》。

八月六日

读王念孙《广雅疏证》。录其释“匪”为

“彼”等条。

八月二十日

检王引之《经义述闻》。

八月二十七日

读戴震《方言疏证》及王念孙《方言疏证补》。参阅周祖谟《方言校笺》。

九月十八日

续写《尔雅学》。阅《抱经堂文集》。凡三十四卷。中华书局一九九〇年本。有关《方言疏证校正》诸文：卷第三，《重校方言序》；卷第二十，《与丁小雅杰进士论校正方言书》；卷第二十一，《答孔淇谷书》：“戴君《方言疏证》即校于其书上。又去年曾与丁小雅书论及此，亦附请教。”

十月五日

叙《释名疏证》毕。至此，写《小学篇》第一章《尔雅学》已九千余字。交打印。其中包括：戴震发明研究《尔雅》的理论和方法“以字考经，以经考字。”邵晋涵撰《尔雅正义》。戴震撰《方言疏证》。江声撰《释名疏证》。

十月九日

阅《周礼汉读考》。自序（作于乾隆五十八年）。又见《经韵楼集》卷二：

“汉人作注，于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一曰读如读若；二曰读为读曰；三曰当为。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切语，故为比方之词。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为变化之词。比方主乎同，音同而义可推也。变化主乎异，字异而义惊然也。比方主乎音，变化主乎义。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举经之本字。变化字已易，故下文辄举所易之字。注经必兼兹二者，故有读如，有读为。字书不言变化，故有读如，无读为。有言读如某，读为某，而某仍本字者，‘如’以别其音，‘为’以别其义。当为者，定为字之误、声之误，而改其字也。为救正之词。形近而讹，谓之字之误。声近而讹，谓之声之误。字误、声误而正之，皆谓之当为。凡言读为者，不以为误。凡言当为者，直斥其误。三者分，而汉注可读，而经可读。三者皆以音为用，六书之形声假借转注于是焉在。

汉之音非今之四声二百六韵也，则非通乎

虞、夏、商、周、汉之音，不能穷其条理。玉裁昔年读《诗》及群经，确知古音分十有七部，又得其联合次第自然之故，成《六书音均表》，质诸天下。今考汉儒注《诗》、《礼》及他经及《国语》、《史记》、《汉书》、《淮南鸿烈》、《吕览》诸书，凡言读如、读为、当为者，其音大致与十七部之云相合。因又自喜，述《汉读考》，诒同志，先成《周礼》六卷。

郑君序曰“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谓杜、卫、贾、马、二郑之能事也。又曰“犹有差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摭秘逸”，谓已补正之功也。训诂必就其原文，而后不以字妨经；必就其字之声类，而后不以经妨字。不以字妨经，不以经妨字，而后经明，而后圣人之道明。

点画谓之文，文滋谓之字，音读谓之名，名之分别部居谓之声类。周时大司徒乡大夫保氏所教，外史所达，大行人所谕听者，汉四百年间，憬然众著，魏李登以成书，沿至陆法言等八人犹能知其厓略。夫不言声类，欲言六书治经难矣！”

龙威按，人的“声类”，本系天籁，清儒从《广韵》得其大略，戴震本之作《声类表》。

十月十五日

续写《尔雅学》，写段撰《周礼汉读考》毕。

十月十六日

始写王念孙撰《广雅疏证》。

十月十六日

郭成康组长来扬，了解《朴学志》进程，与项目组座谈，要求按“合同修正本”规定时间，交第一批《志》稿。

十一月二日

戴逸主任一锤定音。戴逸主任审阅了《清史·朴学志·概述》，寄信典志组郭成康组长，作出评语。原文云“《概述》内容精深，条理清晰；文字为语体，简古通畅。”“其阐明朴学之意义、内涵、成绩兼及其弱点局限，有述有议，不足万字，而甚得要领。”（此信后辑入《涓水集》第311页。）此信为

《朴学志》的思想内容、文字风格，一锤定音。

十一月三日

为老妻目疾，需至宛平盲人出版社购放大器，随大儿力群赴北京。郭成康组长驱车在机场接。在车上，与戴逸学兄通电话。郭君传示戴公对《朴学志》送审稿的评语复印件。

十一月四日

典志组招饭“无名居”，与戴逸学兄夫妇共晚餐。向戴公请教写《朴学志》诸事。难得此会也。

十一月三十日

写《尔雅学》关于《经传释词》毕，交打印。举例证明王氏考证暗合“实验主义”。

十二月九日

写《尔雅学》关于《尔雅义疏》毕。读郝懿行《晒书堂集》。《续修四库全书》据光绪十年东路厅署刻本影印。文集凡十二卷。

录其嘉庆十四年六月六日写给阮元的信，自言撰《尔雅义疏》的理论与方法。

《再奉云台先生论尔雅书》：

“懿行比来修整《尔雅》。窃谓训诂以声为主，以义为辅。古之作者，《释名》以声代声，声近而义同，故《释名》一部，为《尔雅》二三部也。《广雅》以义阐义，义博而文赅，故《广雅》一部，为《尔雅》二三部也。今之所述，盖主《释名》之声而推《广雅》之义。一声通转至十余声，是得《尔雅》十余部也。一义旁推至四五义，是得《尔雅》四五部也。以此证发，触类而通，不似旧人《疏》、《义》，但抄撮古书，以为通经守定死本子不能动转。”“又适购得《经籍纂诂》一书，绝无检书之劳，而有引书之乐。”“即今《释诂》一篇，经营未毕，其中佳处已复不少。亟欲缮写一通，先呈诲正，而语多不了。容俟八九月入都时，邸中晋谒，庶几复修请业执经之故事。”

再录其十一月十三日《又与王伯申学使书》：

“某近为《尔雅义疏》，《释诂》一篇尚未了毕。窃谓训诂之学，以声音文字为本，转注假借各有部居，疏通证明，存乎了悟。前人《疏》、《义》但取博引经典，以为籍征，不知

已落第二义矣。鄙意欲就古音古义中博其旨趣，要其会归，大抵不外同、近、通、转四科以相统系。先从许叔重书得其本字，而后知其孰为假借，触类旁通，不避繁碎，仍自条理分明，不相杂厕。其中亦多佳处，为前人所未发。如兄淡雅之才，倘谓斯言为是否耶？”

检王念孙《尔雅义疏刊误》。

《续修四库全书》据罗振玉刊本影印。凡一百零三条，朱墨分明，确是王氏亲笔。罗氏因为取名《尔雅义疏刊误》。见罗氏题记。志稿举例三条，以见王氏的学术修养深厚。兹录其第三条《义疏》：“《乐记》云‘天地沂合’。郑注‘沂，读为熏。’非。”念孙指出：“文韵与之韵互相转，‘沂’之读为‘熏’，亦犹曹公子欣时，《公羊》作喜时也。《韩诗外传》：‘景公嘻然而笑，即欣然而笑。’此古音古义不可驳。”

龙威按，清儒考古音始于顾炎武。他分古声类为十部，举平以该上去入。但四声之中，入声最短故最少。以故在隋唐韵书中，有的声类有入，有的声类无入。顾氏谓古四声不同于今四声，今音无入者，古音往往有入；今音有入者，古音往往反是。江永创为“异平同入”之说，始启通转之端。段玉裁继之，谓古有合韵，入声相同是枢纽。戴震作《声类表》，列二平共一入为若干组合。其第二类为“蒸、之、职”类。孔广森分古音为十八部，阴声阳声各九部。他创“阴阳相配，可以对转”论。其中阴声“之”部与阳声“蒸”部对转。王念孙治古音初得二十一部，以有、无入声分为两大类。不言通转如顾氏。从此条对《尔雅义疏》的刊误言“文韵与之韵互相转”看，王氏晚岁也取孔氏“蒸、之对转”说矣。

十二月十一日

促项目组同仁交稿。续写《尔雅学》，叙《古书疑义举例》。

十二月卅日

致函典志组，请准予春节后，上交第一批志稿八万字。续写《尔雅学》。与戴逸学兄信，预计新春写《朴学志》计划。一抓进度，一抓质量。

二〇〇六年

元月二日

与文和商改《校勘》稿。自今日始，每日上午商改一段。

一月五日

改《朴学志·校勘》毕。

一月八日

为汉云核《墨子考》。核其引文是否无误。

一月九日

为汉云核《淮南子考》。

一月十一日

为续写《尔雅学》，读《马氏文通》。

一月十七日

为准备写《说文学》，始温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一月二十一日

朱家生同志来，催其交稿。

一月二十四日

交代连生向典志组上交第一批《朴学志》初稿。一、概述（9000字）；二、《小学篇》之第一章《尔雅学》（缺最后一节待补，合计21000字）；三、《考史与释地》之上篇《考史》（16000字）；四、《诸子篇》之《墨子考》、《淮南子考》（合计25000字）；五、《校勘与辑佚》之上篇《校勘》（22000字）；六、《天算篇》之下篇《算学》（11000字）。

一月二十五日

典志组电话，收到第一批《志稿》。附交资料长编。

二月十二日

写完《尔雅学》，补叙《马氏文通》一节。

二月二十五日

始识牛润珍教授。郭成康组长偕牛润珍教授来，此后“朴学”、“西学”、“思潮”三志改归牛君联系。亦读书忠厚人也。

三月五日

与文和商议今年写稿计划，首先写完《校勘与辑佚》篇。（以后分为两篇）

三月二十日

读王筠《说文释例》毕。

三月三十一日

始阅朱骏声《说文解字通训定声》。骏声为钱大昕晚年弟子，学有本源。子孔彰，为曾国藩幕僚，能传父学。

四月一日

将典志组对上交《朴学志》第一批初稿的专家审阅意见反馈件，复印分发给项目组同仁及朱家生同志，布置修改。

四月十二日

牛润珍君来扬，促修改进度。

四月十九日

委托汉云到京参加典志组会议。

四月二十四日

汉云归扬，传达会议精神。

五月二日

始撰《小学篇》的第二章《说文学》。

五月三十日

上交典志组，《朴学志》第一批成品的修订本。

六月四日

续写《说文学》。

六月二十三日

写《说文学》，续有进展。

七月二日

寄信与郭成康组长，沟通意见。

七月十四日

郭成康组长来扬州，与项目组座谈，重申既定的《朴学志》的特点“以考据为中心”，不变。

七月十五日

成康同志返北京。此后专由牛润珍教授负责联系。

八月三日

写《说文学》，关于《段注》毕。

八月十五日

续写《说文学》，叙《说文解字义证》毕。

八月十八日

阅桂馥《晚学集》。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书名之由来，见卷六《上阮学使书》：“馥之学无一就也。老而悔之，故以‘晚学’名集。”

录其卷六《与龚礼部丽正书》，内含书林故事

“今将远别，有望于足下者三事，幸留意。当四库馆初开，真定梁氏献《孟子赵注章旨》及宋槧《说文解字》。官府以《孟子》、《说文》非遗书，不为上。有识者抄其《章旨》，流布世间，《说文》则仍归梁氏。馥所见《说文》，不过元明间刻本，若就梁本证毛刻之误，讲小学者所大愿也。《永乐大典》引《玉篇》，分原本、重修本。馥按，原本即孙强本。尝恨宋阑入之字不加别白，后人无从持择。幸孙本犹在，而《大典》存翰林院，尚可依韵录出，此又小学家所深望也。白云观内有《道藏》全本，就观中翻披，于儒书多所推证，不可谓非钩沉探微之助也。”“足下官事余闲，愿一涉之。如不能，则劝同志。”

八月二十一日

牛润珍同志为参加史学理论会，来扬州，见访，畅谈《朴学志》撰写工作。会晤项目组诸同仁。

九月一日

续写《说文学》，叙桂氏《义证》毕。

阅桂馥手抄王念孙《说文解字校勘记》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据种松书屋抄本影印。

“此是王怀祖所校《说文》，只抄得此数叶，惜未录其全本。甲辰十二月，分条录入《说文》毕。”（据许瀚跋，此是桂馥手书。甲辰为乾隆四十九年。）

许氏跋云“右桂未谷先生所录王怀祖先生校《说文》一百十九条，虽非全璧，实为至宝，写清本存之。准此例推，全书当千有余条。（此记抄本始一部迄走部。）道光二十八年九月，许瀚识。”

据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前编下，《说文杂翰》所录朱士端《石臞先生注〈说文〉轶语》云“王宽夫先生言其家大人石臞先生曾注《说文》，因段氏书成，未卒业，并以稿付之。”士端之叔录得若干条，其中有“元”，王云“当从一，兀声。”王敬之，字宽夫，念孙次子。

龙威按，段、桂两家注释《说文》一部“元”字，都从念孙之言，据《九经字样》校

改“从一、兀”或“从一，从兀”为“从一，兀声”。但段氏未明言本之念孙《校勘记》，而桂氏则明言“高邮王君念孙曰”云云。

十月一日

始读王筠《说文解字句读》。

十月二日

核校文和修改过的《校勘与辑佚》上篇《校勘》。

十月五日

交代连生准备将《朴学志》第一批上交的修订本寄典志组。写信与牛润珍君。

十月二十九日

牛君复信：第一批《朴学志》稿已在典志组会议上，获基本通过。

十一月七日

续写《说文学》，始叙王筠《说文解字释例》。此人研治《说文》，不重视“以字考经，以经考字”，太炎先生谓非“小学”，而是“说文学”。但其书重视文字代表客观事物，有科学性。

十一月十八日

写王筠《说文》学毕。

十一月二十五日

始阅段、王古韵分部之书，为叙朱骏声《说文解字通训定声》作准备。

十一月二十七日

文和交《辑佚》稿。

十一月三十日

续写《说文学》，叙朱骏声撰《通训定声》。按，以声为纲，重组《说文》，列九千余字谐声表，此议亦倡自戴东原，见其《与段若膺论韵书》。骏声综合戴、段、王等对古韵分部之学，列古音为十八部。

连生交新稿，续《考史与释地》上篇《考史》的关于崔述著《考信录》。

十二月四日

文和续交《辑佚》新稿。

十二月七日

将典志组传来戴逸主任最近对部分项目送审稿的批示，复印转给项目组诸君阅读，吸取教益。

十二月八日

续写《说文学》，叙《说文通训定声》

毕。

十二月十八日

向典志组报告近日本项目组同仁撰稿情况，申请延期上交第二批志稿，不超出一个月。

十二月二十五日

写《小学篇》第二章《说文学》毕工。交打印。

二〇〇七年

元月一日

与文和商改《辑佚》新稿。

一月二日

为汉云核《诸子篇》之《荀子考》。

一月三日

向项目组同仁书面催稿。

一月十四日

连生交完《考史》。

一月十五日

文和交完《辑佚》。

一月十九日

汉云交全《诸子篇》，凡《荀》、《庄》、《韩非》、《墨》、《淮南》五考，余列目。

一月二十六日

朱家生君交《天算》上的“古历研究”。

一月二十九日

向典志组上交以下志稿（第二批）：一、《史地》上《考史》的第二章。二、《诸子》之《荀》、《庄》、《韩非》三考。三、《小学》之第二章《说文学》。四、《校勘与辑佚》之下篇《辑佚》。凡十一万字有奇。

一月三十日

连生向牛润珍君发上述诸稿的电子版。

一月三十一日

快件寄以上诸稿之文本及资料长编文本与典志组。

二月十八日

丁亥春节始读顾炎武《音论》。

二月二十六日

整个春节期间读顾炎武《音论》。此老发展宋、元、明人反对“古叶音”的观点，谓“古叶音”即“古本音”。他创造了开启一代

古音学的理论和方法。《音论》辑录明人论转注、假借。读后始知之后戴震、朱骏声等的六书理论实导源于此。

三月一日

典志组拟在扬州再次开“朴学”、“西学”、“思潮”三志座谈会。与成康组长通电话。

三月二日

始读戴震《声韵考》。

三月十四日

收到典志组特快件，座谈会通知。

三月十六日

致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欢迎戴逸兄嫂来扬州。同时邀请了来新夏、汤志钧、陈祖武等专家。项目组预订宾馆、餐厅等。

三月二十三日

夜，北京电话，陈祖武同志因病告假不能到会。

三月二十六日

牛润珍同志电话，来老新夏感冒，也不能到会。郭成康同志遂决定推迟会期。当即通知宾馆酒家，取消原定计划。

四月二日

细读戴震《声韵考》。他研究发明隋唐韵书的遗法，为宋元等韵学之所本。

四月二十一日

夜，读完江永《古韵标准·例言》。《古韵标准》，江永编，戴震参定。中华书局据《岱园丛书》本影印。

“唐人叶韵之‘叶’字亦本无病，病在不言叶音是本音，使后人疑《诗》中又自有叶音耳。叶韵，六朝人谓之协句。颜师古注《汉书》，谓之合韵。叶即协也合也。犹俗语言押韵。故‘叶’字本无病。自陈氏有古无叶音之说，顾氏从之。”（王鸣盛《诗经叶韵参补序》之所本。）

四月二十四日

始检谢启昆《小学考》。

四月二十五日

搜辑清初与顾炎武《音学五书》立异诸家柴绍炳、毛先舒、毛奇龄等的韵学观点。

柴绍炳著《古韵通》八卷。其书大旨即《广韵》二百零六部，分立三法，以求古韵之

通。一曰全通，东、冬、江之类是也。二曰半通，元入寒、删、先，魂、痕入真、文之类是也。三曰旁通，则俗所谓叶韵也。分平、上、去为十一部，分入声为七部。

毛先舒著《韵学通指》一卷、《韵问》一卷、《声韵丛说》一卷、《韵白》一卷。其说略同柴绍炳《古韵通》。

毛奇龄著《古今通韵》十二卷，创为五部三声两界两合之说，坚持古有叶音。

四月二十六日

辑录清初邵长衡《古今韵略》株守朱熹《诗集传》叶音的观点。

五月一日

始写《小学篇》第三章《声韵学》。

五月十日

写完《声韵学》第一段，“考证音韵源流。”

五月十一日

对《声韵学》第一段加注。《小学考》所引《四库提要》关于毛奇龄《古今通韵》一则，坊本《提要》不见。

五月十七日

读孔广森《诗声类》。《续四库全书》所据乾隆五十七年刻本影印。

五月二十四日

写《声韵学》第二段，“古音之学以渐加详”二百余字，说明顾炎武制《古音表》的理论与方法。

五月二十七日

始读江永《四声切韵表》。

六月十二日

叙段玉裁著《六书音均表》。

六月二十三日

读戴震《答段若膺论韵书》。

六月二十四日

读段玉裁补作的《声类表序》。嘉庆十四年作。

七月二日

续写《声韵学》，关于戴震初分古韵为七类二十部，后改为九类二十五部。

七月三日

续写《声韵学》，叙孔广森分古音为十八部，阴、阳声各九部，创“阴阳对转”论。

其论《切韵》，“通乎今不碍乎古”，甚精。

七月七日

叙王念孙分古音为二十一部。

七月九日

叙江有诰分古音也得二十一部。他与王念孙的分部有异，其四声相配也不同。叙王念孙从江有诰之劝，取孔广森之说，分东、冬为二部，改定得古音二十二部。

七月十六日

阅《广韵》。

七月二十八日

核校《声韵学》稿，已写成两段“考证音韵源流”，“古音之学以渐加详”，约一万五千字矣。续阅《广韵》。

八月二十四日 在香港

始阅魏建功《古音系研究》。魏老系九三学社老中央常委之一，教授北京大学。1957年，曾向其求教，承留饭，并以朝鲜汉学家所著韵书见示。

九月四日

写《声韵学》第三段，“钱大昕创始发明古声纽”。

九月三十日 在扬州

叙钱大昕发明的古唇舌二音无“类隔”之说毕。

十月十二日

始阅陈澧《切韵考》。

十月十三日

交代连生以《朴学志》第二批送审稿的修正本，寄《典志组》。

十月二十一日

续阅《切韵考》。文和、连生抵武汉，参加“朴学”、“西学”、“思潮”三志座谈会。

十月二十五日

文和、连生返自武汉，传达会议精神。抓进度，抓质量，仍是主要两条。连生有记录，复印与汉云阅看。

十月二十七日

牛润珍同志来扬，督促工作。检王国维《观堂集林》有关隋唐韵书诸作。

十月二十八日

阅周祖谟前辈《广韵校本》。

十一月一日

始写《声韵学》最后一节，“陈澧撰《切韵考》”，考证《广韵》音系。每日三至五百字。

十一月十九日

写《声韵学》章成，加注。三年成《小学篇》，按计划毕工。学术浅陋，勉强完篇。

十一月二十日

《声韵学》交打印。

十二月七日

反复校改《声韵学》。

十二月八日

报请典志组准许延期一个月，上交第三批志稿。

十二月十七日

文和来交《目录》篇稿。资料翔实。

二〇〇八年

一月六日

连生交《释地》稿一、二两章。

一月十五日

始阅刘宝楠、恭冕父子的《论语正义》。

一月三十日

交代连生将《朴学志》第三批稿的文本、电子本，长编的文本，寄呈典志组。内开：一、《经解》篇第一，《周易》章。二、《史地》下《释地》一、二两章。三、《小学》的第三章，《声韵学》。四、《目录》全篇。五、《天算》全篇。《经解》篇的引言暂缺，申请容后补撰。

二月七日 农历戊子春节

始检陆德明《经典释文》。读吴承仕《经典释文叙录疏证》。

二月十六日

始检朱彝尊《经义考》。

二月二十二日

项目组集会，部署上半年写作计划：

一、《经解》篇完成《三礼》章、《论语》章；田汉云写《三礼》章，祁龙威写《论语》章；二、《史地》篇补全，张连生负责；三、《金石》全篇，陈文和负责。务必于八月底前交稿。

二月二十三日

阅皇侃《论语义疏》。
二月二十五日
读刘台拱《论语骈枝》。
二月二十六日
阅钱坫《论语后录》。《续修四库全书》
据嘉庆七年拥万堂刻钱氏四种本影印。凡五卷。
二月二十九日
始读焦循《论语通释》。《续修四库全书》
据光绪李盛铎《木犀轩丛书》本影印。一卷。
三月一日
阅宋翔凤《论语说义》。十卷。《续修四库全书》
据《皇清经解续编》本影印。(光绪十四年南菁书院所刻)刘宝楠《论语正义》
引称《朴学斋札记》。其中释“文莫”为强勉，
与刘台拱《骈枝》同。
三月二日
始阅黄式三《论语后案》。《续修四库全书》
据道光二十四年活字板影印。凡十卷。
式三不分汉宋门户，但问所言是非。
三月七日
阅戴望《注论语》。《续修四库全书》据
同治十年刻本影印。有王欣夫前辈题跋，盖其
旧物。原件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
三月十五日
阅台湾私立逢甲大学硕士生张清泉所作学
位论文《清代论语学》。李威熊教授指导。
1992年6月打印本。
三月二十三日
核刘逢禄《论语述何》。《皇清经解》本，
二卷。书后有嘉庆十七年刘氏自叙。
刘氏因见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九十六
引何休《论语注》一条“君子儒将以明道，
小人儒则矜其名”，遂谓何休有《论语注》，
但久已亡佚，故追述其义，参以董仲舒之说
“拾遗补缺，冀以存其大凡。”实际刘氏借以
发挥公羊学：张三世，通三统等观点补释
《论语》。至于《书钞》所引何休《论语注》，
则见何晏《集解·雍也》篇。“何休注”乃何
晏《集解》之讹。刘宝楠《论语正义》驳正
之。
五月八日
偶检《书品》(1989年第1期)，得读周

祖谟教授所写《唐五代韵书的汇集和考释》
一文，考据精审，受教匪浅。当即据以核订
《朴学志·小学篇·声韵学》稿。
六月十三日
与文和商改《金石》篇引言。
六月十七日
典志组通报催交稿，申请延期一月。
六月十八日
始写《经解篇·论语章》。
六月十九日
项目组会议，部署七月底交《朴学志》
第四批稿。
六月二十日
打印《论语》章第一节，“清以前的论语
学。”
六月二十二日
续写《论语》章，叙乾隆时惠栋等辑
《论语》古注。
六月二十三日
续写《论语》章第二节，叙江永撰《乡
党图考》。惠氏复古，江氏考古，为隆汉贬宋
的新一代《论语》学奠基。
六月二十五日
叙刘台拱撰《论语骈枝》。
六月二十七日
叙焦循撰《论语补疏》。
七月一日
打印《论语》章第二节，“清初及乾嘉隆
汉贬宋的《论语》学”。
七月二日
始写《论语》章第三节，“晚清汉宋融合
产生《论语新疏》”。
七月四日
叙黄式三撰《论语后案》，酝酿新疏。
七月七日
始叙刘宝楠撰《论语正义》。
七月十二日
叙刘恭冕继父志，续成《论语正义》。
七月十八日
叙《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潘维城《论
语古注集笺》。
七月十九日
写《论语》章结束语。

七月二十六日

经反复校改后，《论语》章交印。

七月二十七日

将《论语》章稿打印本分交项目组同仁阅看。

七月三十一日

项目组集稿，感谢诸君冒高温完成任务。

八月一日

查点应缴《朴学志》第四批诸稿：一、《经解》篇《三礼》章之《仪礼》与《论语》章；二、《史地》篇补完；三、《金石》全篇。

八月二日

连生向典志组发上述志稿之电子本。

八月三日

连生向典志组寄上述志稿文本及相应长编的文本。

八月十四日

向典志组写信，报告今后一年，补完《经解》篇各章及修改各篇分工计划：撰写《经解篇·引言》祁龙威拟纲要，田汉云执笔《经解》篇《三礼》章之《周礼》、《礼记》二节及《春秋三传》章，田汉云撰写完成《经解》篇之《尚书》章，陈文和撰写；《经解》篇之《毛诗》章，祁龙威撰写《经解》篇之《孟子》章，张连生撰写。

九月十二日

典志组电话通知，“朴学”、“西学”、“思潮”三志将在上海开座谈会，要求作好准备。

九月二十五日

收到典志组所发上海会议通知。

九月三十日

项目组集会，商议当前工作。

十月五日

以《经解篇·引言》寄典志组，请核阅后转呈戴逸主任审定。因此文重要也。

十月六日

始阅洪湛侯《诗经学史》。

十月二十八日

牛润珍教授电话传达戴逸主任于本月二十四日对田汉云同志执笔的《朴学志·经解篇》引言写的评语有云“写得简明有序，内涵精深，条理清晰，有理有据，是对清代说经成果导读之佳作。”

十月三十日

牛君到扬州，将戴逸主任评《经解篇》引言的复印本交项目组传阅。

十月三十一日

牛君向项目组传达专家评审《朴学志》第三批送审稿的意见。有的需小修饰，有的需大压缩，也有的要大改。（《天算》拟改为《算学篇》）。

十一月九日

汉云交来《经解篇·周易章》的修订本。

十一月十五日

收到典志组召开的《清史》三志上海会议的文件。

十一月十九日

偕汉云、文和、连生到沪开会，到青浦“东方绿舟”报到。当日晤熊月之教授，喜会老友汤志钧夫妇。

十一月二十日

《清史》三志上海座谈会。上午，开会，听清史办石雅娟主任、郭成康组长等讲话。午后，座谈对《西学志》的意见。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上午，座谈对《朴学志》的意见。下午，座谈对《思潮志》的意见。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与会同仁访朱家角。与志钧兄及郭、牛二君商议修改《思潮志·实证篇》的方案，拟供周积明教授参考。

十一月二十三日

散会返扬州。

十一月二十六日

遵郭成康兄嘱咐，汉云归纳座谈会《朴学志》的建议，以《小学篇》为样本，修改各篇章。交连生以电子本寄典志组，备汇总。

十一月二十七日

阅《经义考》。

吴氏《毛诗叶韵补音》。徐葳序曰“自《补音》之书成，然后《三百篇》始得为诗，从而考古铭箴诵歌谣谚之类，莫不字顺音叶。而腐儒之言曰‘《补音》之作所据，多出于《诗》后，殆后人因《诗》以为韵，不当以是韵《诗》也’。殆不知音韵之正，本诸字之谐

声，有不可易者。如‘霾’为亡皆切，而当为陵之切者，由其以‘狸’为声。‘浼’为每罪切，而当为美辨切者，由其以‘免’得声。‘有’为云九切，而贿、痍、洧、鲔，皆以‘有’得声，则当为羽轨切矣。‘皮’为蒲糜切，而波、坡、颇、跋皆以‘皮’得声，则当为蒲禾切矣。又如‘服’之为房六切，其见于《诗》者凡十有六，皆当为蒲北切，而无与房六叶者。‘友’之为云九切，其见于诗者凡十有一，皆当作羽轨切，而无与云九叶者。以是类推之，虽毋以他书为证可也。”（《经义考》卷一百五《诗》八）

十二月十五日

典志组电话通知，第三批上交的志稿，除《天算》外，已报项目中心。

十二月十九日

始读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92年第二次印刷。

自序（录要）：“历时十有六年，书成三十二卷。”“初名《毛诗翼注》，嗣改《传笺通释》。”道光有五年四月既望，桐城马瑞辰识。

例言（录要）：“考证之学，首在以经证经，实事求是。顾取证既同。其说遂有出门之合。瑞辰昔治是经，与郝兰皋户部、胡墨庄观察有针芥之役，说多不谋而合，非彼此或有袭取也。”“是书先列毛郑说于前，而唐、宋、元、明诸儒及国初以来各经师之说有较胜汉儒者，亦皆采取，以辟门户之见。”

十二月二十六日

以《天算篇》交家生修改，保留后半篇《算学》。

二〇〇九年

一月十二日

始阅陈奂《诗毛氏传疏》。凡三十卷。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年6月出版。

叙（摘录）：“奂不揣樗昧，沈研钻极，毕生思虑，会萃于兹。窃以《毛诗》多记古文，倍详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互训，或通释，或文生上下而无害，或辞顺逆而不违。要明乎世次得失之迹，而吟咏情性有以合乎诗人之本志。故读《诗》不读序，无本之教也。”

读《诗》与序而不读传，失守之学也。文简而义贍，语正而道精，洵乎为小学之津梁，群书之钤键也。”

一月十四日

汉云交《经解篇》、《三礼章》之《周礼》新稿。与商进度，《三礼》尚缺《礼记》（附《大戴记》），须抓紧撰写。

二月四日

项目组聚会，商谈新一年的工作。

读陈奂《毛诗音》。凡四卷。咸丰辛亥五月苏州漱芳斋镌。

自序 “三代同文而不同音，古韵书久亡。六书谐声，韵书之权舆也。《诗》三百篇，韵书之经纬也。大毛公生周季，去古近，作《故训传》，与‘三百篇’甚谐也。由韵以知音，因音以求义。奂之作为《诗疏》也，明其义也。而《诗》音之释，恶可已也。《诗》用古文，故多通借。传义显著者，识之以读字，犹汉人读为之例也。传义隐略者，表之以本义字，犹汉人训诂字代之例也。又有但取其音以正其读，曰：某字，曰音如某字，此犹双声叠韵之纽也。同韵而侈敛焉，音之变也。异韵而轻重焉，音之转也。南北之殊也，古今之变也，一字而数义也，所以有数音也。执古音不兼通今音，不可与言音也。泥今音而反昧古音，不可与言《诗》也。《诗》音之释，恶可已也。撰《毛诗音》，依《诗》四始，分作四卷。陈奂释。”

卷一《国风·周南》：遐棄（《说文》：棄，古文作弃。今唯《左传》作弃，读入声，与肄为韵。《六书音均表》云：第十五部古有入声而无去声。陆法言韵之前，无去不可入。至法言定韵之后，而谨守者不知古四声矣。奂按，段氏以为古有平上入而无去声。孔广森《声韵表》以为有平上去而无入。孔就今人北音无入不去，不可以定古音也。近江有诰《唐韵四声正》以为古有四声。段氏悉依六书谐声绎之，以三百篇细意审情，则古无四声，确不可易）。

邠国：渥赭（郑注《考工记》：渥，读绘人渥菅之渥。《左传》作沔菅。渥为尤幽之入，而与侯部通者，《六书音均表》云：入为平委，平音十七，入音不能具也，故异平而同

入)。

郑国: 赠之(赠与来合韵, 段氏以为之、蒸相通。) 龙威按, 此是孔广森说的“阴阳互转”之一例, 段释为“合韵”。

卷二《小雅·南有嘉鱼》: 既调(段云: “本音在第三部, 读如稠。《车攻》以韵同字, 屈原《离骚》以韵同字, 东方朔《七谏》以韵同字, 皆读如重, 此古合韵也。” “《史记·卫青传》: ‘大当户铜离’, 徐广曰 ‘一作稠离’。”) 龙威按, 此是钱大昕说的“双声亦韵”之一例, 读调如同。段也以“合韵”释之。

又二月四日

阅陈奂《毛诗说》一卷。道光丁未七月武林爱日轩刻。丁未, 道光二十七年。

“大毛公《诂训传》, 言简理赅, 汉儒不遵行, 锢蔽久矣。奂殚精极虑, 为传作疏。疏中称引广博难明, 更举条例立表示图, 凡制度文物可以补礼经之残缺, 而与东汉诸儒异趣者, 揭著数端, 学者省览焉。”(录其二则)

假借说 “凡字必有本义。古人字少, 义通乎音, 有读若某某之例, 此东汉人假借法也。毛公尚在六国时, 而假借之法即存乎转注。故《汝坟》: 条肄, 则直云: 肄, 馀也。东汉人必云: 肄, 读若蘩矣。《采芣》: 湘之, 则直云: 湘, 亨也。东汉人必云: 读若鬻矣。”

《葛覃》之害, 《绿衣》之曷, 皆训何。曷, 本字, 害, 假借字也。段先生曰: 害, 本不训何, 而曰何也, 则可以知害为曷之假借也。此一例也。若假干为扞, 直云: 干, 扞也。假辀为朝, 直云: 辀, 朝也。此直指假借之例。《毛传》言假借, 不外此二例。

乐悬方位图说。宫悬 “此天子宫悬也。四面皆有编钟编磬, 建鼓也。玉磬在西北方。东西二镛鞀鼓在颂磬之西, 三者皆特悬之。向说鞀鼓为小鼓, 据《有瞽》、《那》传, 可证诸说之谬。”

二月十二日

阅陈奂《郑笺征》。

戊午孟春许文一梓 “郑康成习《韩诗》, 兼通齐、鲁, 最后治《毛诗》。笺《诗》乃在注《礼》之后, 以《礼》注《诗》。非墨守

一氏, 《笺》中有用三家申毛者, 有用三家改毛者, 例不外此二端。三家久废, 姑就所知, 得如干条。毛古文, 郑用三家从今文。于以知毛与郑固不同术也。陈奂录。” 戊午, 咸丰八年。

二月十七日

阅戴震《毛郑诗考正》。《续修四库全书》据乾隆四十二年微波榭刻《戴氏遗书》影印。凡四卷。录其说转语一则。

卷二, 《宾之初筵》首章……五章 “式勿从谓, 无俾大怠。” “震按, 勿有没音, 没, 勉, 语之转。式勿从谓, 言用劝勉之意, 从而谓之, 以无使至甚怠也。刘向引《诗》: ‘密勿从事’, 今《诗》作‘龟勉从事。’密勿, 《尔雅》作蠹没。又郑注《礼记》记云 ‘勿勿犹勉勉也。’ 卢辩注《曾子立事篇》: ‘终身守此勿勿’, 亦云 ‘勿勿犹勉勉。’ 此皆语之转, 当读如没。而经师旧失其音, 未通于古。”

龙威按, 古无轻唇音, 读勿如没。钱大昕说。刘台拱《论语骈枝》释“文莫”一词, 从戴氏此条得启发。

二月十九日

阅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小笺题辞》。见《毛诗故训传定本》(《续修四库四书》据嘉庆二十一年段氏七叶衍祥堂刊本影印)。又见《经韵楼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6页)。

录要 “其称《故训传》何也? 古者, 传以述义, 如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之于《春秋》, 子夏之于《丧服》, 某氏之于《小正》, 皆是也。释故、释训以记古今异言, 《尔雅》是也。毛公兼其意而于故训特详, 故不专曰《传》而曰《故训传》, 是小学之大宗也。”

二月二十二日

阅段玉裁《诗经小学》。《续修四库全书》据嘉庆二年武进臧氏拜经堂刻本影印。凡四卷。

录其申戴之作 “歌以谄止”: “《尔雅》: ‘谄, 告也。’ 《释文》: ‘谄, 沈音粹, 郭音碎。’ 《说文》: ‘谄, 让也。从言卒声。《国语》曰: 谄申音。’ 《广韵》六至谄下引《诗》: ‘歌以谄止。’ 按, 谄、讯义别, 谄多

讹作讯。如《尔雅》：‘诿，告也。’《释文》云‘本作讯。《诗》：歌以诿止’，‘诿予不顾’《传》：‘诿，告也。’‘莫肯用诿。’《笺》：‘诿，告也。’正用《释诂》文。而《释文》误作讯，以音信为正，赖王逸《离骚注》及《广韵》所引可正其误耳。《广韵》引歌以诿止，今本止讹之。《列女传》作‘歌以讯止’，讯字虽误，止字尚未误。”（卷第一）

录其又一则“执讯连连。”“《释文》又作‘诿’。按，作‘诿’者误。《尔雅》：‘讯，言也。’《说文》：‘讯，问也。’《无羊》传‘讯，问也。’《出车》传‘讯，辞也。’《采芣》笺‘执其可言问所获敌人之众。’此笺执所生得者而问之。以言、辞、问，训‘讯’字，与‘诿’字告义别。”（卷第三）

二月二十三日

阅吴騫《诗谱补亡后订》。《续修四库全书》据乾隆五十年拜经楼刻本影印。盖订补戴震之作。

二月二十四日

阅程晋芳《毛郑异同考》。凡十卷。《续修四库全书》据清抄本影印。节录《凡例》：“是书之作，非特辨毛、郑得失，兼欲学者博观宋以降书。故凡有裨于二者者咸载之。而陈长发《稽古编》，所采尤备。”

二月二十五日

始阅胡承珙《毛诗后笺》。凡三十卷，《续修四库全书》据道光十七年求是堂刻本影印。

道光十七年十月陈奂序（节录）：“先生有言曰‘诸经传注，唯《毛诗》最古。数千年来，三家皆亡，而毛氏独存。源流既真，义训尤卓。后人不善读之，不能旁引曲证以相发明，而乃自出己意，求胜古人，实则止坐鲁莽之过。’斯言可谓深切而著明也已。毛氏之学，文简而义贍，体略而用周。进取先秦百氏之书而深究之，所以知古训之归。广采近者数十百家之解而明辨之，所以绝后来之惑。先生所谓准之经文，参之传义，必思曲折以求通。其引博，其指约，其事甚大，而其心甚小，说《诗》之家未有偶也。”

录其总结性的训诂两条：

其一，“诿”、“讯”二字混用是互讹还是

通用？卷十二，陈风《墓门》：“歌以讯之”：“《释文》：‘讯，又作诿，音信，徐：息悻反。’《广韵》六至引《诗》：‘歌以诿止’。王逸注《离骚》引《诗》：‘诿予不顾。’江氏《古韵标准》、戴氏《诗考正》、钱氏《养新录》、段氏《诗小学》皆据此以‘讯’为‘诿’之误。顾氏《诗本音》则谓古人以‘讯’、‘诿’二字通用，历引……，王氏《经义述闻》继之，谓‘讯’、‘诿’同声，故通，引……。承珙按，谓‘讯’当为‘诿’，始于《诗总闻》据《龙龕手鑑》引《诗》：‘诿止’为证。江氏、戴氏始畅其说。然如《墓门释文》引徐邈息悻反。此在《诗》本有作‘诿’者或即为‘诿’字作音。若《小雅》‘莫肯用讯’无一本作‘诿’，而《释文》亦载‘徐：息悻反。’是徐邈已读‘讯’如‘诿’不始于陆也。古人于‘讯’、‘迅’等字，每书作‘诿’、‘迕’者，似从‘𠂔’之字，本可读为‘卒’音，未必由草书偏旁相似之误。”

龙威按，关于诿、讯二字经传混用，是互讹还是通用？清儒聚讼纷纭。自戴震坚持互讹之说，邵晋涵《尔雅正义》从之。自钱大昕解释为形似之误，钱坫《尔雅古义》从之。而王念孙《广雅疏证》昌言：诿、讯二字古音同故通用，王引之《经义述闻》直斥戴氏疏考，郝懿行《尔雅义疏》从之。

其二，关于聿、遯训遂、训述问题。卷二十三，《大雅·文王有声》：“‘遯骏有声’，笺‘遯，述。’戴氏《诗考正》曰“《诗》中聿、曰、遯三字互用，皆承明上文之辞，非空为辞助。《说文》：吹，诿词也。从欠从曰，曰亦声。《诗》：吹求厥宁。然则吹盖本文，省作曰，同声假借用聿与遯。诿词者，承上文所发端而绎之也。”承珙按，高诱注《淮南·诿言训》曰：诿，就也。盖诿词者，谓就其言而解之。字自当作吹，别作聿作遯。而训为述为遂者（《尔雅》：遯，述也。《诗·文王传》：聿，遂也。《魏风·蟋蟀传》：聿，遂也。），字虽假借，其义并通。曰述曰遂，亦就事之词。因其就事，又转为作述之述，则非但虚辞，且有实义。古人文字之孳乳，训诂之引伸，类多如此。段氏《说文注》曰：古聿、遯同字，述、遂同字。《尔雅》言述而遂在其

中，毛公或言遂，或言述，因文分别。《毛诗》多言聿，独《文王有声》四言遘，而毛无传，毛意遘即聿，聿训遂，故郑笺以述别之。遂者，因事之词，亦专词。《韩诗》及曹大家注《幽通赋》、杜注《左传》皆云：聿，惟也。此专词也。因词专词皆诂词也。”

龙威按，戴震发明《诗》中所用的“聿”为语词，或作“遘，都是“吹”的借字。谓毛、郑释以实义，皆非也。此说启发高邮王氏研究经传古籍虚字，订正旧注释以实义之误，章炳麟谓为“明三古辞气”。段玉裁也从戴说谓“聿”、“遘”都系“吹”的借字，但不言毛、郑释之为“遂”为“述”为非。胡氏曲证戴、段之说相通。

三月一日

与连生商写《经解篇·孟子章》。

三月三日

阅胡承珙《求是堂文集》。凡九卷。《续修四库全书》据道光十七年家刻本影印。

胡培翠序（节录）：“道光壬辰秋，予往钟山书院，过其家。君时病居内寝。予入视，尚摄衣冠坐，遽谓予曰：吾病将不起，所著《毛诗后笺》未及写毕，所作杂文亦未删定，子其为吾理而付诸梓。”“后月余，果不起。”“明年，予至其家求遗书而遗文已经朱君兰坡略为编次。”“君之为御史给事中也。数言事，多奉旨允行。今其奏稿存于家者仅有数篇，皆已明见施行者。乃依兰坡先生所编，谨录为一卷，冠于《文集》之首。其散文析为六卷，而骈体文二卷附焉。（道光壬辰，道光十二年）

卷二，《寄姚姬传先生书》（论治经方法）：“窃谓说经之法，义理非训诂则不明，训诂非义理则不当，故义理必求其是，而训诂则宜求其古。义理之是者无古今一也。如其不安，则虽古训犹宜择焉。”

卷三，《答陈硕甫书》（论读《毛传》之法）：“窃谓毛公详于故训，而其故训为《尔雅》诸书所无者，在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或于变声求之，或于叠韵求之，或于假借、转注求之，旁见侧出，必非一概，而大约假借为最多。”

《复陈硕甫书》（谢赠《诗经小学》足本

致谢：“承惠《毛诗小学》，谢谢。旧所见臧在东刻本，删节十之三四，本非完书，此刻实胜臧本。”

《与魏默深书》（偶舍《传》从《笺》举例）：“承珙于《诗》，墨守《毛传》，惟揆之经文实有难通者，乃舍而求他证。如‘弗躬弗亲，庶民弗信，’《传》谓‘庶民之言不可信。’而《左传》、《淮南》、《说苑》引此诗皆谓民不信上，此《笺》说之所本，而于经文尤顺，故宜舍《传》从《笺》。然似此者才十之二三而已。”

卷四，《四书管窥序》（论治经训诂与义理不可偏废）：“治经之法，义理非训诂则不明，训诂非义理则不当，二者相资而不可偏废。自有谓汉学详于训诂，宋学晰于义理者，遂若判为两途，于是讲训诂者拘于墟，谈义理者奋其臆，沿流而失源，骛末而忘本，党同伐异，入主出奴，护前争胜之习兴，几至以门户祸经术，而横流不知其纪极。吾则谓治经无训诂义理之分，惟求其是者而已。汉儒之是之多者，郑君康成其最也。宋儒之是之多者，新安朱子其最也。《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称为《四书》，自宋淳熙始。朱子之《章句》、《集注》，积平生之力为之。其用功深，取裁者广，故其是者较诸儒为多，亦较其所著他书为多……”

三月十四日

始写志稿《经解篇》之《毛诗章》。

三月十五日

写“清以前的《诗经》学。”

三月二十九日

典志组转来专家对第四批志稿的审阅意见，语多尖锐。即与牛润珍君通电话，表示欢迎，盖对修改工作有益也。

四月一日

改“清以前的《诗经》学”，核实材料。

四月二日

检欧阳修《诗本义》，《四库全书》本。核改志稿。

四月四日

始读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四库全书》本，凡三十卷。

序例（节录）：“先儒释经，惟求合古；

后儒释经，多取更新。汉《诗》有鲁故、韩故，后苍氏孙氏故，毛故训传。《书》有大小夏侯解故。故者，古也。合乎古，所以合于经也。后儒厌古喜新，作聪明以乱之，弃雅训而登俗说，缘叔世以证先古，为说弥巧，与经益离。源也惑之。窃不自揆，欲参伍众说，寻流溯源，推求古经本指，以挽其弊。而诸经注疏惟《毛诗序》最古，拟首从事焉。适长孺朱子以所著《毛诗通义》见示，共商榷其疑，因锐意探讨，加以辨证，得一义辄札记之，得如干条，汇辑成帙，名之曰《毛诗稽古编》云尔。”

卷七，《陈风·墓门》：“‘歌以讯之’，《释文》云‘讯，又作谗，音信，徐息悴切。’按，徐音与上萃协，良是。陈第《毛诗古音考》引王逸《离骚注》引《诗》：‘谗予不顾’及《雨无正》诗瘁、讯协韵证之，益信而有徵矣。”龙威按，其后高邮王氏父子大畅其说。

卷十七，《大雅·文王》：聿、遯皆训述，毛义也。亦《雅》义也。见《释言》。德即尔祖之德，故云述而修之，句义自相接成矣。今以为发语词，未知何本？

龙威按，聿、遯与吹同音，借作吹字用，为发语词。聿、遯又与述同音，借作述字用，即有实义。

四月七日

读朱鹤龄《诗经通义》。《四库全书》本。凡十二卷。

凡例（节录）：“通义者，通古诗序之义也。盖序乃一诗纲领，必先申序意，然后可论毛郑诸家之得失。后序多汉儒附益者，今取欧、苏、吕、严诸说为之辨正，错简讹字，亦详订焉。制举之家专宗《朱传》，故《诗序》久置不讲，并宋元诸儒之说皆无由而见。予采其合于序说者备录之。盖表章古义不得不与俗学牴牾尔。”

四月八日

始写《毛诗章》第二节“清初《诗经》学的复古倾向。”复《诗序》，复《毛传》、《郑笺》。

四月十七日

始写《毛诗章》第三节“乾嘉时惠戴学

者研究毛郑训诂”。

四月十九日

续写《毛诗章》第三节，叙戴震撰《毛郑诗考正》，突出研究语词、研究转语。皆对后学有启发者也。

四月二十八日

病后续写前作，重理思路。

五月二日

续写《毛诗章》第三节，叙段玉裁撰《诗经小学》。

五月四日

续写前作，叙王引之《诗述闻》。

五月八日

始写《毛诗章》第四节“晚清毛诗训诂三巨书”。

五月九日

叙胡承珙撰《毛诗后笺》。

五月十三日

叙马瑞辰撰《毛诗传笺通释》。

五月二十日

续写前作，叙陈奂撰《诗毛氏传疏》。

五月二十八日

写《经解篇·毛诗章》毕。

五月三十一日

阅文和所撰《经解篇·尚书章》。

六月三日

与连生商改《经解篇·孟子章》。

六月九日

辑清儒考“三家诗”书目附《毛诗章》末。

六月十八日

与项目组同仁商交稿事，因五年合同至本月期满也。

六月二十一日

汉云来交《经解篇·三礼章》之《周礼》一节、《礼记》一节（附《大戴记》）。

六月三十日

连生经手，向典志组上缴第五批志稿：一、《经解篇》之《尚书章》、《毛诗章》、《孟子章》、《周礼》、《礼记》（附《大戴记》）两节；二、各章节长编。

七月三十日

修改《经解篇·论语章》。吸取专家意

见。

八月二十二日

汉云补交《经解篇》之《春秋三传章》稿。

八月二十三日

为汉云核稿。

八月三十一日

向典志组上缴志稿《经解》全篇。至此已按合同交完《清史·朴学志》初稿。

十月六日

致书戴逸主任，请示对《朴学志》的审改事宜。拟于十一月在扬州开审改会，约请京沪专家汤志钧研究员等到会指教，以便研究压缩篇幅，统一文风等事。

十月十三日

接牛润珍君电话，商下月在扬州开会事宜。

十月十七日

郭成康、牛润珍二君自上海来。共商开审改会事。

十月十八日

与项目组同仁起草会议文件。

十月十九日

草拟会议发言。

十月二十五日

修改《毛诗章》。

十月二十六日

与连生商改《释地》稿。

十月二十八日

连生为磨勘《毛诗章》，改正一处引文之误。又磨勘《声韵学章》，改正一处注文之讹。

十一月十三日

连生经手寄会议文件与汤志钧、陈祖武两专家。特快件上报典志组。

十一月十五日

接陈祖武君电话，因故不能来，改书面发言。

十一月十九日

牛润珍教授从北京来。汤志钧兄夫妇从上海来。

十一月二十日

《朴学志》统稿会议。典志组郭成康组长

从北京来。《清史·朴学志》统稿会议在扬州宾馆启幕。郭成康组长传达戴逸主任在香山会议上关于审改工作的讲话。牛润珍教授作了补充。

旋由《朴学志》项目组负责人祁龙威对《朴学志》初稿作了自我评估，向会议汇报存在问题：一、稿出四人之手，体例、内容、文字风格都不统一。二、材料未经核实。三、篇幅庞大，远远超出三十五万字的规定数。

为此，申请典志组给予一定时间，以便项目组进行一次修改。修改的方案是：

(一) 统一。

1、依照编委会和典志组制定的细则统一体例。2、参考《小学篇》的行文风格，以简古通畅的语体文统一各篇文风。3、删除各篇之间的相互重复或牴牾。

(二) 核实。

1、磨勘所述内容是否言必有据？2、查核所引证据是否确凿？

(三) 精简。

1、简化各篇所述历史渊源，略古详清。2、简化一般内容，突出重点，以点带面。3、简化引文，或删除重叠，或改长为短，去芜存菁。

以上方案，是否有当？提请会议审定。

午后，项目组成员田汉云向会议提出《仪礼》节的修改样稿，请求审议。对此，汤志钧研究员发表了改进意见。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上午，继续开会。郭成康组长作总结：同意项目组提出的对初稿的评估与修改方案，限期两个月落实。散会。郭、牛二君夜车返北京。

十一月二十二日

委托文和驱车送汤氏夫妇二老返上海。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与连生处理会后诸事，结算各项用费。

十一月二十六日

连日磨勘《金石篇》，对照顾炎武等清儒原著。

十一月二十九日

与连生商补《经解篇·孟子章》。

十二月二日

与文和商改《金石篇》。

十二月三日

磨勘《尚书章》。

十二月四日

与文和商改《经解篇·尚书章》。

十二月十六日

收到戴逸学兄近著《涓水集》，内容皆关于修纂清史诸事，有惠函两通，对《朴学志》的批示两件。

十二月十七日

老妻突发胆绞痛，术除胆结石，住院五十天。本人修史工作暂中止。

十二月二十三日

收到戴逸主任信，已披阅《朴学志》初稿。

二〇一〇年

三月十七日

撰写《清史·朴学志》的经过。

三月二十一日

磨勘汉云所撰《经解篇·春秋三传章》诸稿。

三月二十四日

与连生整理全志（送审稿：《概述》；《经解篇》（凡七章《周易》、《尚书》、《毛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孟子》）；《史地篇》（上篇《考史》、下篇《释地》）；《诸子篇》（凡五章《荀子》、《庄子》、《韩非子》、《墨子》、《淮南子》）；《小学篇》（凡三章《尔雅学》、《说文学》、《声韵学》）；《金石篇》；《目录学篇》；《校勘篇》；《辑佚篇》。

交代连生将全稿付印，一式四份，分交项目组同仁核阅后寄交典志组转送审改组。

（两个月后，遵照典志组转来审改组专家意见，项目组分头对志稿又进行了修饰，再上缴集中反复磨勘，听候后命。）

老骛负重，力竭汗喘，勉强完卷。经验仅有两条：一曰虚心。自知学术浅陋，惟有边学边写。二曰刻苦。做到夜以继日，不畏寒暑。由于严格贯彻编委会的指导思想，严格遵守“合同”，严格尊重项目组同仁的成绩与意见，故能同心同德，共庆成书。留此日课，以免遗忘。

二〇一〇年九月，祁龙威补记

时年八十九岁

致作者

为建立高效、便捷的编辑部办公系统，提升本刊投稿、审稿的信息化水平，自2012年1月1日起，《清史研究》编辑部开始试用远程稿件处理系统，该系统能实现在网上进行远程投稿、审稿和编辑处理。远程稿件处理系统的网址：<http://qsyj.iqh.net.cn>。进入清史研究主页后，点击期刊页面，即可进入期刊网页，然后根据要求进行投稿。敬请各位学者予以关注，惠赐稿件。

《清史研究》编辑部

2011年11月15日